

日治初期台灣醫師養成教育之研究

— 以劉榮春為例

鄭淑蓮 副教授
弘光科技大學 通識學院

摘要

中國傳統社會的菁英份子是由科舉出身，及至日治時期，醫師成爲社會上舉足輕重的菁英，他們的角色不僅是醫師，同時也是代表當時代的新知識份子，以及社會的領導階層。然而在新與舊時代的轉變中，醫學教育目的與內容爲何？當局者如何去培育殖民政府所期待的醫師，以致形塑成社會的菁英份子？

本論文以劉榮春（1896-1950）爲例，以他個人的經歷，探討日治初期醫師的養成教育。他幼年接受儒家傳統教育，1904 年進入宜蘭公學校，接受新式基礎教育；1910 年考上台灣第一所醫學校—臺灣總督府醫學校；1915 年畢業，開始了醫師的生涯。從這歷程的探討，了解他個人的經歷與時代的關聯性，以及窺知日治初期公學校、醫學校、府立醫院發展的情形，並了解醫學教育的內涵非常重視醫學和人格的層面。無怪乎日治時期除了醫師的特殊角色地位值得矚目之外，許多醫師所表現的醫學人文精神亦令人感佩。

關鍵詞：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劉榮春、日治時期、醫療史

壹、前言

日治時期，在日本殖民化與現代化並行的統治政策之下，台灣的社會，不論是社會經濟結構或思想文化，皆發生巨大的變化。在此之前，清代的台灣主要的教育內容是傳統的四書五經，政府藉科舉考試以掄才，知識份子以此成爲晉身之階，有科舉功名或身居宦途者，固然爲鄉梓所敬重，而一般獻身文教志業的文人儒士，亦爲社會所尊崇，在地方上有很大的影響力。

及至日治時期，異族政權在台灣建立西式的新教育制度，菁英份子的養成教育迥異於清代，其主要來源有二：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和國（日）語學校，旨在培養醫師和教師，其中醫師尤其受到矚目，因其代表有能力的新知識份子，享有優渥的待遇，所以在地方上獲得崇高的地位和一般人的尊重。

本文所要探討的人物劉榮春（1896-1950），是日治時期一位典型的醫師，也是筆者未曾謀面的外祖父。他有非常獨特的人生經歷，雖然乙未割臺，動盪的時局使劉榮春面臨悲苦的幼年生涯，但他以堅忍的精神奮發向上，在當時宜蘭地區學齡兒童就學率不到百分之五的情形下，他成爲少數能接受公學校教育的人。畢業當年，以非常難能可貴的情況，進入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成爲具有專業醫術的新知識份子。完成醫學校的訓練之後，他進入臺灣總督府所設立的宜蘭醫院，先後擔任內科、外科住院醫師，經過四年的訓練之後，如同大多數的台籍醫師，他選擇開業行醫，成爲宜蘭礁溪第一位開業醫。及後，爲了有更大的發展，行醫蹤跡遍及高雄、台南地區，他端正的品格、卓越的醫術醫德、熱心公益，使他成爲一位令人敬重的醫師。

因此，本文擬以劉榮春個人的教育歷程爲主軸，探討日治初期一位醫師的養成歷程，了解當時的時代背景，探究日治初期宜蘭公學校的教育情形、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的設立、醫師的養成教育、府立醫院的運作情形、以及台籍醫師的地位和角色。

有關本文的歷史背景，可從史料文獻中細細追索，但是劉榮春個人所寫的詩作、文稿、資料、以及所蒐集的圖書和唱片，因身後蕭條，又歷經水患，大多已不易尋得。所以本文除了採用相關的歷史文獻史料之外，並徵集劉榮春各時期之戶籍謄本，且以田野調查的方式，實地採訪

日治時期之宜蘭公學校（今宜蘭縣立中山國小），尋查劉榮春之學籍資料；以及台灣總督府醫學校（今台大醫學院）劉榮春肄業時之學籍資料；並由宜蘭縣史館處，查到當年任職宜蘭醫院時的醫院人事資料。此外，多次採訪劉榮春之子女和外甥，經排比和考證之後定成訪談稿，以補充文獻史料之不足。希望藉此文之撰寫，不僅探討日治初期醫師之養成歷程，也為家族歷史留下紀錄。

貳、悲苦奮起的童年—公學校時期

一、家世背景

劉榮春生於明治二十九年(1896)8月15日，¹先祖來自福建漳州府南靖縣，祖父劉番耕讀傳家，和祖母張水，育有四子一女，據家屬追述，長子劉阿鄰才識卓越，乃清代宜蘭縣衙署之吏員；次子劉阿璉曾任巡查補、雜貨商；三子劉錫銘曾任雜貨商、宜蘭區役場書記；四子劉銘賢先後擔任書房塾師、宜蘭公學校訓導、宜蘭區役場書記。²女兒劉蘭婚配出身宜蘭書香望族的林澤蔡。³

乙未鼎革，開始了日本的統治，是時宜蘭地區民情激憤，抗日義軍蜂起，負隅頑抗，亂民也趁火打劫，社會動盪不安。從 1895 年底，日軍即大力掃蕩，至翌年 1 月 28 日止，這期間被誅戮者約一千五百人，房屋燒毀有一萬所，宜蘭地區多處化為灰燼。⁴

劉阿鄰就在這風雲變色的亂局中不幸喪生，當時結縭未久的妻子吳阿有正懷有身孕，遭此重創，頓失依靠，時代的悲劇，使得劉榮春成了遺腹子。當他髫齡之時，母吳阿有即改嫁他人，榮獨無依，遂由經營雜貨的三叔劉錫銘撫育。四叔劉銘賢是書房的塾師，於是他進入書房學習，當時一般書房教授《三字經》、《千家文》、《百家姓》、《幼學瓊林》、《四書集註》等，使他自幼接受儒家傳統教育。根據統計，明治三十七年(1904)－他進入公學校的那一年，宜蘭地區的書房尚有 62 間，招收男

¹ 當時要申報戶籍資料時，乃以農曆的日期 7 月 7 日申報，換算為陽曆則為 8 月 15 日。

鄭淑蓮訪問，〈劉建基(劉榮春長子)先生訪問記錄〉，2004 年 10 月 7 日於台北市劉宅。(未刊稿)

² 考證劉榮春家族日治時期的多份《戶籍簿》。

³ 明治四十二年(1909)10 月，台灣總督府修正地方官制，廢除原先之街庄，改街或數庄為一區，林澤蔡為宜蘭區區長，迄大正九年(1920)為止。參見林玲玲(1997)，《宜蘭縣文職機關之變革(上冊)》，宜蘭：宜蘭縣文獻委員會，頁 88-90。

⁴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王洛林總監譯(2000)，《台灣抗日運動史(二)》初版，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頁 499-506。本書是《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之治安狀況(上卷)。

生 1691 人、女生 8 人，合計 1699 人。⁵

二、進入宜蘭公學校

宜蘭公學校(即今之中山國民小學)於明治三十一年(1898)成立，為宜蘭街第一所台人子弟之初等教育機構。依據台灣公學校官制，設有學校長一掌理校務、教諭一擔任教育學生之工作、訓導一協助教諭之職務，⁶此外尚有非正式編制的雇員。教諭皆由日人擔任，台籍教師只能以訓導或雇員聘用。明治三十七年(1904)，劉榮春之四叔劉銘賢被宜蘭公學校聘為訓導之職。⁷

當時公學校是以日籍教師為主、台籍教師為輔，能夠被延聘進入公學校的台籍教師，大都是清代傳統教育書房的塾師和在地方上有影響力的仕紳，教授漢文、讀書、習字等課業。例如望重土林的呂桂芬、張達章、林有德、林一桂、蘇璧聯、賴義楨等皆是。⁸日方積極起用這些地方上的台籍菁英，著眼於安定社會秩序之目的。

公學校創立之初，台人一時無法接受此制度，當時漢文仍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之工具，舉凡記事、通信、商業簿記等均以漢文為主，而且基於民族精神之所寄，書房仍維繫不墜。有些民眾以為台灣將來勢必會歸還中國，所以對新教育採取觀望的態度，加以對公學校課程認識不清，將唱歌教學當成是培養傳統社會中被視為賤業的倡優、樂隊人才，體操課程被視為是訓練作戰士兵的預備教育。⁹凡此種種原因，皆造成早期公學校招募學生之因難。但是明治三十五年(1902)之後，由於日本政治力的干預，加強對書房業的管制，使得宜蘭地區書房業遭受重挫，公學校也因之穩定地成長。¹⁰

就統計數字言，明治三十七年度(1904)，宜蘭地區公學校的就學總數(含在學和已畢業)為 849；明治四十二年(1909)，就學總數為 1,342，學齡兒童的就學率為 4.87%；大正三年(1914)，就學總數為 3,036，學齡兒童的就學率為 10.25%，¹¹可見學齡兒童能就學的人數實在很少。

⁵ 宜蘭廳編，《宜蘭廳治一斑》，收入《中國方志叢書·台灣地區·第二二〇號》，台北：成文出版社，頁 69~70，1985 年據大正五年稿本。

⁶ 台灣教育會編，《台灣教育沿革誌》，台北：古亭書局印行，1973，頁 58。

⁷ 宜蘭公學校(1939)，《台北州宜蘭公學校創立四拾週年紀念誌》，頁 58；日治時期劉銘賢《戶籍簿》。

⁸ 宜蘭公學校(1939)，《台北州宜蘭公學校創立四拾週年紀念誌》，頁 57~59。

⁹ 鄭梅淑(1988)，〈日據時期台灣公學校之研究〉，頁 17~20，私立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¹⁰ 傅寶玉(2001.11)，〈日治初期宜蘭地區的漢人教育〉，《宜蘭文獻雜誌》54，頁 39。

¹¹ 宜蘭廳編，《宜蘭廳治一斑》，頁 65。

根據明治三十一年(1898)公佈的「台灣公學校令」,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必須繳納學費。¹²除了學費之外,尚須繳納課本、制服、校帽的費用,因此並不是一般家庭皆有能力供應子弟上公學校就讀。明治三十七年(1904)一也就是劉榮春入學的那一年,「公學校規則」中有關就學年齡,由原滿八歲以上改為滿七歲以上。¹³由於有此規則的修正,使得未足八歲的劉榮春得以順利入學。

公學校一學年有三學期,第一學期是 4 月 1 日至 8 月 20 日;第二學期是 8 月 21 日至 12 月 31 日;第三學期是翌年元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修業年限為六年,不過能完整完成六年學業者並不多,以劉榮春班級二十五名為例,只有七位修業六年,其餘多修業五年或四年,和大多數因為經濟因素或家裡需要幫忙而中途輟學的同學相比,劉榮春是幸運修完六年課業的學生之一。¹⁴

從劉榮春的學籍資料,了解他所修習的科目有修身、國語、算術、漢文、體操、唱歌、以及五、六學年所修的農業。一般言,修身課是公學校重點教育的課程,教導禮儀、解釋德目,講述先聖先賢的德行典範,著重如何修身養性,以塑造學生良好的品格。¹⁵農業課的安排是為了農業社會的需要及養成學生勤勞的習慣,兩人一畦,上課時到農業實驗園去整理所種植的蔬菜,拔草澆水。在所有科目當中,劉榮春成績表現最好的是算術和唱歌,其次是國語(日文)和漢文,畢業時總成績名列班級第二名。

右為劉榮春的公學校成績單,他出生於明治二十九年,因未足齡考上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因此學校將其改為明治二十六年。(宜蘭公學校提供)

入學前 / 經歷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第五學年		第六學年		畢業後 / 情況		考 備	
姓名	劉榮春	國語	算術	漢文	修身	國語	算術	漢文	修身	國語	算術	漢文	修身	國語	算術	漢文	修身
身 體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體 操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唱 歌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農 業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總 點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備 註	明治三十一年七月九日生																
備 註	民國八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九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十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十一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十二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十三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十四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十五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十六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十七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十八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十九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二十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二十一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三十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三十一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三十二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三十四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三十八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三十九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四十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四十一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四十二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四十三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四十四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四十五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四十六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四十七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四十八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四十九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五十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五十一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五十二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五十三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五十四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五十五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五十六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五十七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五十八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五十九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六十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六十一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六十二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六十三年三月廿五日																
備 註	民國六十三年三月廿五日																

¹²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84),《重修台灣省通志》卷六,〈文教志·教育行政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頁312。

¹³ 同上註。

¹⁴ 參考宜蘭公學校的學籍資料。

¹⁵ 有關公學校的課程情形,教科書的內容,可參見周婉窈、許佩賢(2003.12),〈台灣公學校制度、教科和教科書總說〉,《台灣風物》53:4,頁119~145。

雖然有幸能接受公學校的教育，但是失怙母又改嫁的劉榮春，幼年時候的處境仍是很艱難的。三嬸林某待他甚為苛刻，夜間為節省燈油，不准點燈讀書；閒暇時間要至田裡幫忙農務，晚上和女傭同寢；冬天天寒，不准用溫水洗腳，只許用冷水沖洗；三嬸脾氣不好，稍有不順，就揮手打他耳光。¹⁶不過也因為困厄的環境，培養他堅毅的個性和不屈不撓的精神。

三、考上台灣總督府醫學校

當時公學校畢業之後，能夠繼續深造的學校只有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和國語學校(分國語部和師範部)，因為中等教育極其不足，所以入學很難。1904年之後，國語學校國語部平均錄取率是28%，師範部乙科是15—20%，醫學校大約10%。¹⁷考上國語學校誠屬不易，而考上醫學校的難度更高，一則是總督府自始即較重視醫學教育，修業年限長達五年(國語學校四年)，其次是醫師收入較豐，非教師所堪比擬，所以台人趨之若鶩，競相鼓勵子弟習醫。¹⁸

年輕志氣高的劉榮春以無比的意志力奮力向前，早他一屆宜蘭公學校第一名畢業的蔣渭水和第二名畢業的陳土金，以及來自書香望族之家的林耀庚，¹⁹第一年考醫學校都鎩羽而歸，此次亦捲土重來。

醫學校的考區分設四處：台北、台中、台南、台東，由醫學校教授親臨主持。²⁰明治四十三年(1910)2月，劉榮春長途跋涉，至台北應考試。該年報考人數高達512名，預計錄取50名，其中公費生23名，自費生27名。宜蘭地區有13人報考，錄取三位，²¹表現非常優異，根據《台灣日日新報》報導：

(耳聞生)本年醫學校，考試新入學志願者，其中多有學力優秀，堪取及第者。聞宜蘭有一生，其學力尤為出人頭地，考選者見

¹⁶ 日後劉榮春向子女提及這些幼年時期的陳年往事時，不禁悲從中來，眼眶泛著淚光。劉榮春四子劉耀基曾以「受虐兒童」來形容其父幼年的處境。

鄭淑蓮訪問，〈劉耀基(劉榮春四子)先生訪問記錄〉，2003年4月26日於台中市劉宅。(未刊稿)

¹⁷ 吳文星(1992)，《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台北：正中書局，頁104。

¹⁸ 杜聰明與韓石泉在其回憶錄中皆詳述當年考上醫學校之艱辛與不易。參見杜聰明(2001)，〈回憶錄：台灣首位醫學博士杜聰明〉初版，台北縣板橋：龍文出版社，頁51。韓石泉，《六十回憶》，台南：韓石泉先生逝世三週年紀念專輯編印委員會輯，1966，頁6-8。

¹⁹ 林耀庚之父林拱辰，為宜蘭著名仕紳、望族，與板橋林維源是叔侄關係，長於詩文、醫術，撰有《林拱辰詩文集》、《醫方大成》。見台灣總督府編(1916)，《台灣列紳傳》，台北：台灣總督府，頁79。

²⁰ 莊永明(1998)，《台灣醫療史》初版，台北：遠流出版社，頁243。當時每年一月上旬發佈招生細則，二月上旬舉行入學考試，三月放榜，四月開學。招生考試分四地舉行，主要是顧及交通之不便。

²¹ 《台灣日日新報(漢文)》，〈島政要聞·醫學校生畢業及入學〉，明治四十三年3月26日。

其文，疑為有所粉本，將稍抑之，旋見其奮取，亦為諸人所不及，遂各以百點與之，其為新學之進步，可見一斑知。²²

宜蘭地區錄取的三位：劉榮春、蔣渭水、林耀庚，²³因成績優秀，皆為給費生（公費生），關於上文所指為何人，並不確定。蔣渭水和林耀庚是準備一年後捲土重來而上榜，宜蘭公學校應屆畢業生只有劉榮春一人考上，殊屬難得！但這時卻面臨一個棘手的問題，因為醫學校的報考資格是十六歲，而劉榮春只有十三足歲又九個月，根本是未即齡。根據醫學校的規定，學生必須繳交身份年齡等基本資料，並由二位保證人連署，簽訂契約書，且由當地街庄社長具結，證明一切無誤。²⁴

為了讓劉榮春能順利入學，宜蘭區役場(即今市公所)將劉榮春出生年由「明治二十九年」改為「明治二十六年」；宜蘭公學校在學籍簿上，也將「明治二十九年」改為「明治二十六年」，這也就說明了為何戶籍謄本和學校學籍簿上，劉榮春的出生年遭塗改的原因。

參、刻苦砥礪的歲月－醫學校時期

一、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的創設經過

明治二十九年(1896)4月，日本內務省衛生局長兼台灣總督府衛生顧問後藤新平曾提出設置「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的建議，但未被日本政府所接受。翌年初，山口秀高承後藤新平之委託，於台北病院(後改名台北醫院)創設醫學講習所，即「土人醫師養成所」，招收國語傳習所、略通日語的台人學生，由台北病院派醫師四名、藥劑師二名擔任教師，試辦醫學教育二年，雖然招生情形不佳，但實驗成效差強人意。²⁵明治三十二年(1899)3月，公佈「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官制」，同年7月，公佈「台灣總督府醫學校規則」，其中第一條規定：「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為教授本島人醫學之醫師養成所」，並規定「修業年限本科四年、豫科一年」，²⁶此為台灣醫學教育之濫觴。

醫學校首任校長是由台北醫院院長山口秀高兼任，他在學校第一次

²² 《台灣日日新報(漢文)》，〈雜報·鶯啼燕語〉，明治四十三年3月6日。

²³ 陳土金比這三位晚三屆才從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見台灣總督府台北醫學專門學校編，《台灣總督府台北醫學專門學校一覽》，昭和八年，頁104，附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各屆卒業生。

²⁴ 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編，《台灣總督府醫學校一覽》，明治四十四年，頁22~23。

²⁵ 山口秀高主講、韓良俊譯(1996.8)，〈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成立之由來以及將來之企望〉，《台灣史料研究》8，頁49~50，原文摘自《台灣醫事雜誌》89，頁371~378，1899年。

²⁶ 台灣教育會編，《台灣教育沿革誌》，頁918~919。

開學典禮上陳述他的理想：

日本人來台之後，做了各種事業，其中最吸引台灣人眼光的，且最能讓其感服的，就是醫術。正像我們日本也是經由醫學接觸到世界文明一般，如能善為利用醫學、醫術，則數十年之後，必能獲致驚人的結果。²⁷

爲了吸引台人子弟前來就讀，初創之時，沒有入學考試，只要地方長官、公學校校長、各地府立醫院院長、各地公醫等具名推薦即可。學生入學資格門檻很低，只須公學校初等科學歷，並熟悉日語者皆可。²⁸並且一律都是「給費生」(公費生)，由學校發給伙食費、生活津貼、醫療費、被服費等，學生每日伙食費 20 錢、津貼 5 錢，因上課需要至六里外修學旅行者，每日另發 1 元 50 錢津貼，²⁹從這些利誘的措施，可見當局者的用心良苦。

但是初期在招生上仍遭遇困境，1899 年 4 月醫學校成立之時，學生人數僅 71 人，第二年只增加 24 人，合計 95 人，主要原因除了近代醫療衛生觀念未普及之外，修業年限太長，醫師社會地位不高亦是其主因。後來由於當局者的戮力經營，一般民眾對近代醫療衛生也有了新的認知，醫學校逐漸受到肯定，從而形成台人子弟報名醫學校者日益增多的情形。於是明治三十六年(1903)起，限定須公學校畢業者方能報考，並舉行入學考試。³⁰明治三十八年(1905)之後，除了給費生，尚有自費生之設，可見大家趨之若鶩。

就學生的家庭背景分析，1900 至 1910 年學生家長職業統計表中，務農(很多是地主)占 28%，從商(有些是藥材商)占 30.9%，教育 3%，傳教士 2.2%，大體而言，皆是家道較殷富者，亦即是中、上階層家庭較多，越至後期越明顯。³¹

明治四十三年(1910)和劉榮春同時進入醫學校者，可謂是人才濟濟，除了頭角崢嶸、後來投身台灣民族運動、貢獻厥偉的蔣渭水之外，尚有後來開設台灣第一所婦產科醫院的名醫高敬遠，台北名醫呂阿昌，以及後來成爲劉榮春好友的台南名醫黃國棟。

²⁷ 《台灣總督府醫學校一覽》，明治四十四年，頁 54。

²⁸ 莊永明，《台灣醫療史》，頁 242。

²⁹ 台灣教育會編，《台灣教育沿革誌》，頁 923。

³⁰ 林吉崇(1997)，《台大醫學院百年院史(上)》，台北：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頁 32。

³¹ 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頁 136。

二、醫學與人格的培育

醫學校的學制是五年制，含豫科一年、本科四年。課業非常繁重，第一年修習豫科的科目：國語(日文)、數學、倫理、地理、歷史、理科(物理、化學)、體操。雖然學生只有公學校的程度，但資質優異，研習國語、數學、歷史、地理等相當中學校程度的科目，比較能得心應手，但對於基礎科學的理科，必須要勤奮用功才能理解。當時教導劉榮春的老師都很優秀，數學老師新家鶴七郎是溫厚的長者，對學生愛護備至；教導國語、史地的老師瀧野彌市先生，是一位認真的嚴師，但個性霸道，對台籍學生有輕蔑之意；擔任理科的春原三壽吉先生，常識豐富、博學多聞，學生獲益良多；體操老師加藤牛藏是一位忠厚寡言的好教官。³²

本科四學年的課程包含基礎醫學和專業科目：物理、化學、解剖、解剖生理大要、生理學、醫化學、組織學、病理學、藥物學、診斷學、細菌學、外科學總論、病理解剖學、調劑學及調劑實習、內科學各論、器械繃帶學、外科學各論、皮膚病學、花柳病學、眼科學、婦人病學、衛生學、小兒病學、皮膚病學、耳鼻咽喉科學、齒科學、產科學，以及各科的臨床實習。除此之外，每學年必安排倫理課和體操課，³³加強學生的醫學人文教育和鍛鍊強健的體魄。因為教科書的缺乏，所以學生上課大都用毛筆記錄，由於有這樣的操練，劉榮春寫得一手又快又好的書法。³⁴

一學年分為三學期：第一學期是 4 月 15 日至 7 月 10 日；第二學期是 9 月 1 日至 12 月 18 日；第三學期是元月 4 日至 4 月 14 日。每學期正考一次，另有學年考試，學校要求嚴格，學生頗感壓力，尤其當時醫學校學生的動態，受到一般人士的矚目，「學生成績優劣，立刻傳播全島，優勝則榮歸故里，劣敗實無顏見人」，³⁵壓力太大，有人導致精神錯亂，也有人罹患肺結核而退學。所以每逢大考時，大家莫不戰戰兢兢的準備課業。³⁶

³² 劉榮春 1910 年進入醫學校豫科，筆者由早劉榮春一屆入學的杜聰明回憶錄所述，再排比《台大醫學院百年院史》所列的 1914 年的課程及教官之名推斷當時的任教老師。見林吉崇，《台大醫學院百年院史(上)》，頁 64；杜聰明，《回憶錄：台灣首位醫學博士杜聰明》，頁 57-59。

³³ 林吉崇，《台大醫學院百年院史(上)》，頁 64-66。

³⁴ 他非常珍惜這些上課筆記，日後一直細心收藏，也曾拿給子女欣賞，足見他非常懷念這段刻苦砥礪的歲月。鄭淑蓮訪問，〈劉建基(劉榮春長子)先生訪問記錄〉，2004 年 10 月 7 日於台北市劉宅。(未刊稿)

³⁵ 韓石泉，《六十回憶》，頁 12。

³⁶ 韓石泉描述：「每逢考期，學生們多開夜車，徹夜苦讀，雖熄燈後，圖書室、食堂、走廊、及其他幽微燈火處，俱告滿座，一遇值日舍監巡邏至，則躲避作鳥獸散，巡後，又回原位，若不如此起勁，不能竟其全功，諺云：『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兒苦讀時』，今迴思之，當時學生之苦學情景猶歷歷在

當時日本醫學全部以德國為典範，醫學校大部份的教授都是留德回來，雖然本科沒有外國語的課程，但是學校特別聘請在台北德國領事館擔任翻譯官的渡邊醇之助，至校講授德語課程，有志深造者，都潛心研究德文，以留學德國為最高目標。³⁷

為了延攬日本優秀的醫學人才來台灣任教，當局者用獎勵措施，凡來台任教三年，可派遣前往德國留學，提出論文後，頒與醫學博士。³⁸所以教授的陣容堅強，例如擔任解剖學的橫川定，嚴謹認真，在醫學校貧乏的研究設備下，發現日後被稱為「橫川吸蟲」的新吸蟲，³⁹其他像細菌學、衛生學的崛內次雄教授，診斷學、內科學各論的吉田坦藏教授，病理學的久保信之教授，外科的森武美教授，解剖生理大要的高木友枝，⁴⁰皆學養深厚，令人稱道。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關乎醫德的「倫理」課程，每年必修，由校長高木友枝親自授課。高木友枝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品格高風，即日人所謂的「人格者」。他於 1902 至 1915 年擔任醫學校校長期間，非常重視品格教育，每年醫學校學生畢業時，都會諄諄教誨學生：「要成為醫生之前，必須先成為人，沒有完全的人格，不能盡醫生的任務。」這句話深植於不少畢業生的心中，成為他們日後行醫的準則。⁴¹他不具有種族偏見，以寬容和理解的態度對待學生，也不禁止學生使用母語，尊重本地的文化。他對畢業生的工作情形非常關心，當他到各地看到畢業生很有成就時，便忍不住心中的喜悅，告訴在學的學生。⁴²他的言教和身教，對學生人格的陶鑄，產生很大的影響，也養成醫學校良好的學風。日治時期台灣醫生的醫德，被一般人所稱道，高木友枝的貢獻最令人難忘。

無疑的，劉榮春在如此的教育環境下，對他青少年人格的塑造受到很大的影響，他就讀醫學校五年期間，正是高木友枝擔任校長的任內。

目。」同上註。

³⁷ 杜聰明，《回憶錄：台灣首位醫學博士杜聰明》，頁 59-60。

據劉耀基追憶：劉榮春努力學習德語，能閱讀醫學原文書，曾有心願希望能至德國深造，但礙於環境未能如願，後來在行醫生涯中，他常用德文寫下處方籤藥名。

鄭淑蓮訪問，〈劉耀基(劉榮春四子)先生訪問記錄〉，2003 年 4 月 26 日於台中市劉宅。(未刊稿)

³⁸ 莊永明，《台灣醫療史》，頁 252。

³⁹ 小田俊郎著、洪有錫譯(1995)，《台灣醫學五十年》初版，台北：前衛出版社，頁 71-72。

⁴⁰ 《台灣總督府醫學校一覽》，明治四十四年，頁 79-81。

⁴¹ 賴和，〈高木友枝先生〉，收入李南衡編(1979)，《賴和先生全集》初版，台北：明潭出版社，頁 267；

另見杜聰明，《回憶錄：台灣首位醫學博士杜聰明》，頁 56。

⁴² 賴和，〈高木友枝先生〉，前引書，頁 265。

高木友枝校長的春風化雨，使他日後成為有高尙品格的醫師。⁴³

從他的學籍資料得知，第一年豫科的成績名列中等，及至本科一二年級，除了數學之外，各學科皆很不理想，一年級第一學期名列全班 44，第二學期名列 48（不及格），幸好學年考試頗有進步，所以學年總成績得以晉級。至本科二年級第一學期名列 43（不及格），第二學期奮力進步到 37，學年總成績亦化險為夷得以晉級，可見求學過程之艱辛。

經過五年的刻苦力學，終於完成醫學校的學業。當初在 512 位考生中脫穎而出的 50 位新生，再加上一位復學生，共 51 位人學，畢業時計 48 名。⁴⁴大正四年(1915)4 月 15 日上午 10 點，於醫學校禮堂舉行第十四屆畢業典禮，由新任校長崛內次雄(1915 年 3 月接任)主持，台灣總督府民政局長內田嘉吉蒞臨參加，畢業總成績，劉榮春名列第十九，⁴⁵從第一屆至第十四屆的畢業生，總計 332 名。

總而言之，這段時期是劉榮春生命跑道上最重要的一個階段，憑藉他的聰明、勤奮和毅力，蓄積了他人生很重要的能量。在醫學的層面上，他受了很好的培育，成為有專業醫術的新知識份子；在人格的層面上，他受到良好的薰陶，成為有美好品德的醫師。

右為劉榮春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的成績單。(台大醫學院提供)

年 學 一 級 科 業 年 學 名 氏										劉 榮 春				
學 年 或 點 年	學 期 中 考	第 二 學 期 考	第 一 學 期 考	學 年 考 試 平 均	學 期 中 考	第 二 學 期 考	第 一 學 期 考	學 年 考 試 平 均	學 期 中 考	第 一 學 期 考	種 族	住 所	入 學 年 月 日	生 年 月 日
53	50	55	50	50							福建	宜蘭縣 宜園街長門池空當地	明治三十五年四月二十日	明治三十六年七月廿五日
57	60	54	70	50	62									
73	85	65	80	59	80									
71	75	66	60	60	77	85	77	75	66	77	74			
91	75	88	70	85	80	88	100	76	86	88	85			
						78	72	85	85	88	82			
						72	78	65	80	75	40			
						53	50	55	62	58	66			
						87	88	85	88	80	86			
	65	62	64	62	60	70	69	71	69	70	75			
44				95	99	95			59	47	驗 畢			
68				60	65	76			76	88	均 考			
				張							考 及			
27				17	10	15			15		備 註			
				48	44				27	32	考 次			
										記				
										事				

⁴³ 劉建基追憶父親自奉儉約、待人寬厚、重情義、視病猶親、正義凜然、顧家、愛妻愛子，讚嘆曰：「就整個人格言，很難找出他的缺點，他是一位人格者。」

鄭淑蓮訪問，〈劉建基(劉榮春長子)先生訪問記錄〉，2003 年 5 月 1 日於台北市劉宅。(未刊稿)

⁴⁴ 林吉崇，〈台大醫學院百年院史(上)〉，頁 88。

⁴⁵ 《台灣日日新報》，〈島政要聞·醫學校畢業式〉，大正四年 4 月 16 日。

肆、展翅起飛的日子－宜蘭行醫

日本始政之初，由於全島衛生狀況惡劣，台灣總督府最先致力於衛生行政的事務，先是明治二十八年(1895)，於大稻埕設立台灣病院(後改稱台北醫院，為台北帝大附屬醫院的前身)。明治二十九年(1896)5月，台北、台中、台南三縣先後開設醫院；同年6月，因各地醫療業務的需要，於是在淡水、基隆、新竹、宜蘭、鹿港、苗栗、雲林、埔里、嘉義、鳳山、澎湖設立醫院，恆春、台東設立診療所。翌年5月，制定獨立的醫院官制，擴充規模。⁴⁶宜蘭醫院即是日治時期宜蘭地區最具規模與影響力的官方醫療機構，可說是本地區醫療主導與疾病監控最重要的機構，特別是調查地區傳染病、推展公共衛生乃府立醫院的重責大任。

一、任職宜蘭醫院

大正四年(1915)4月23日，劉榮春和蔣渭水同時分發進入宜蘭醫院，分別任內科助手(住院醫師)、外科助手。⁴⁷

宜蘭醫院的編制，按地位順序為院長、醫長或醫官、藥局長、醫官補、調劑師、書記，⁴⁸以及臨時性的雇員、囑託員。由於宜蘭醫院隸屬總督府，基本上是外來、殖民政權的醫療機構，相較於日籍醫師，台籍醫師的官職、俸給皆不及前者。凡進入宜蘭醫院服務的台籍醫師，大多以雇員或囑託員聘任，而非醫院正式編制內醫師。⁴⁹所以劉榮春沿例以雇員職晉用，薪俸每月二十圓，終其他在宜蘭醫院任職四年(1915-1919)期間，皆以雇員職任用，每年月俸調升二圓，離職前月俸是二十六圓。

50

就醫院組織而言，分醫局、藥局、庶務課三部份，其中醫院分內科、外科，直至大正七年(1918)才增設眼科。劉榮春進入醫院的第一年是擔任內科助手，當時內科主任由院長森滋太郎兼任，他對台灣的傳染病素有研究。森滋太郎主任下之助手除了劉榮春外，尚有早他二屆醫學校畢業的學長陳金波。⁵¹陳金波在宜蘭醫院任職達六年之久，其中和劉榮春共事四年，二人有密切的情誼，大正八年(1919)劉榮春離開宜蘭醫院，

⁴⁶ 小田俊郎著、洪有錫譯，《台灣醫學五十年》，頁43~44。

⁴⁷ 〈宜蘭通信〉(1915.5)，《台灣醫學會雜誌》14：150.151，頁672。

⁴⁸ 台灣總督府編，《台灣總督府職員錄》，〈醫院官制〉，明治三十一年度。

⁴⁹ 有關日治時期府立宜蘭醫院的台籍醫師之任用情形，可參見范燕秋(1994.1)，〈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宜蘭醫院初探〉，《宜蘭文獻雜誌》7，頁8~15。

⁵⁰ 宜蘭醫院，《醫院史資料》第壹輯（自明治二十八年至大正十二年），頁23~26。

⁵¹ 同上註，頁26。

二、開業行醫在礁溪

劉榮春決定開業行醫，一如宜蘭醫院的台籍醫師林人和、蔣振生、林彩雲、陳茂鑑等前輩，他們在宜蘭醫院實習服務之後，分別在宜蘭街、羅東街開業。不論就主觀或客觀因素分析，開業似乎是必然之途。因為早在 1908 年之際，一個開業醫師每月收入少則二、三百日圓，多則有達五百日圓左右者，⁵⁷如此豐厚之收入又豈是府立醫院所可比擬？除了收入的原因之外，當時府立醫院對台籍醫師的差別待遇也令人不平，⁵⁸所以一般言之，台籍醫師在府立醫院任職一段時日之後，往往選擇自行開業發展，比率高達九成以上。⁵⁹

根據統計，大正八年(1919)宜蘭街有六家私人開業醫院，日籍、台籍醫師各半，其中一位是公醫、兩位是齒科醫院；羅東街有三家開業醫院，其中一位是公醫。⁶⁰劉榮春並無選擇在此兩地開業行醫，而是決定在礁溪執業。是時《台灣醫學會雜誌》刊載：「至日本觀摩學習的陳金波於八月上旬返回宜蘭，又先前於基隆醫院住院治療中的劉榮春，已快痊癒，目前正開業準備中。」⁶¹並且於〈會員動靜〉欄記載劉榮春於「宜蘭廳礁溪街 160」開業。⁶²

劉榮春是醫學校畢業生第一位在礁溪開業的醫師。所以選擇在毗隣生番界的礁溪開業之原因，可能和他的個性有關。劉榮春膽識過人，勇於嘗試開創新局（觀之後來行醫過程即可窺知），所以沒有追隨其他開業醫師的腳踪，選擇人口較密集的宜蘭街、羅東街。若以人口數量言，根據後來 1927 年的統計，宜蘭街約有二萬三千人，礁溪人口約有一萬六千人，宜蘭街已有六所開業醫，礁溪尚無一所，⁶³所以此處充滿挑戰

⁵⁷ 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頁 104、106。

⁵⁸ 早劉榮春一屆醫學校畢業的學長一有台灣新文學之父之稱的賴和，在自傳式的小說〈阿四〉文中描述自己滿懷熱情初入醫院就職，卻受到日籍醫師與護士不公平的對待，以致美好的憧憬破滅。賴和，〈阿四〉，前引書，頁 333。

⁵⁹ 以 1924 年為例，醫學校與醫學專門學校的畢業校友合計 578 名，其中自行開業者 526 名，任職府立醫院者 46 名，另有 6 名留學日本。見林吉崇，《台大醫學院百年院史》上冊，頁 168。

⁶⁰ 宜蘭街分別是：片岡醫院一片岡義雄(公醫)、齒科醫院—中山浩資、齒科醫院—鵝殿藤藏、太平醫院—陳金波、宜安醫院—林彩雲、仁和醫院—林人和；羅東街分別是：壽康醫院—清野滿五郎(公醫)、嘉普醫院—林嘉普、正昌堂—陳茂鑑。見台衛新報社，《台灣衛生年鑑》，昭和 7 年，頁 454。

⁶¹ 〈宜蘭通信〉(1919.9)，《台灣醫學會雜誌》18：203，頁 953。

⁶² 〈會員動靜〉(1919.9)，《台灣醫學會雜誌》18：203，頁 962。有關礁溪街 160 番地於今的確切地點，經向礁溪鄉戶政事務所查詢，仍無法得知。但就礁溪市街的發展，礁溪街位於礁溪庄東南，以協天廟為中心，人口麇集，形成街肆，1905 年礁溪庄役場就設於協天廟對街。當時開業醫莫不選在街肆交通便捷之地，「榮春醫院」乃礁溪第一所開業醫，據筆者推測可能就在協天廟附近方圓之處。參見施添福等編纂(2000)，《台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頁 67~83。

⁶³ 礁溪庄役場編，《礁溪庄勢一覽》，收入宜蘭街等役場編，《蘭陽概況》，《中國方志叢書·台灣地區·第三三八號》，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頁 181。

和機會。

在此期間，劉榮春依然不斷探索病理之學、精研醫學之術。大正九年(1920)2月28日，宜蘭地區召開第四屆醫藥研討會，由森滋太郎醫院長主持，共有二十七位醫師參加，會中共發表十六篇論文，台籍醫師只有二位發表，一是劉榮春提出〈論淋疾之診斷〉論文，一是在宜蘭醫院任職的陳土金和小島醫官補共同發表的〈アインフォームの一例に就へ並に患者供覽〉論文。⁶⁴淋病是性病（俗稱花柳病）之一種，當劉榮春在醫學校就讀期間，因性病已成社會問題，所以學校開設「花柳病」的課程。礁溪是溫泉勝地，時有外來遊客，尤其大正五年(1916)之後，宜蘭各項工務工程—改築蘇花公路、興建宜蘭鐵路、番地伐木的進行，參與工事的台日人增加，罹患性病的患者也增加，所以淋病的防治受到當局者的重視，因此劉榮春以此為研究的旨趣。

「榮春醫院」是礁溪第一所西式醫療診所，如同當時的開業醫院包含全科診療，不論是內科、外科、小兒科、眼科、花柳病，皆是醫療範圍。劉榮春所代表的是接受新式醫學訓練的醫師，在此開業行醫，得到當地人士的信賴和尊重，當時甚至連日本人也信任台籍醫師的治療。⁶⁵當宜蘭地區的台籍開業醫陸續增加時，府立宜蘭醫院的患者也因之受到影響。⁶⁶

此時由於某個機緣，他認識了來自淇武蘭，出身望族，年方二十的林阿罕，二人於大正十一年(1922)3月12日成婚，翌年6月29日長子建基出生，人生似乎很圓滿，然而世事的發展又出乎人的意料。劉榮春僱用的助手顏榮華，來自窮鄉僻壤的澎湖西嶼，⁶⁷和許多澎湖人一般，因著經濟的因素，離鄉背井到台灣本島求發展，他曾落腳高雄，再至宜蘭。這位近二十歲的年青人，不時向劉榮春提起因高雄港的擴建而發展起飛的高雄市，充滿著蓬勃的生機。大正十三年(1924)，他和顏榮華連袂前往高雄左營，了解當地狀況，待了一個多月後回宜蘭，決定轉至高雄行醫。是年3月3日，和妻林阿罕攜八個多月大的襁褓稚子，舉家遷往高雄郡左營庄埤子頭，如同遠颺的帆，一心嚮往更大的陸地。

⁶⁴ 〈宜蘭通信〉(1920.3)，《台灣醫學會雜誌》19：210，頁541-542。

⁶⁵ 杜聰明，《回憶錄：台灣首位醫學博士杜聰明》，頁61。

⁶⁶ 宜蘭醫院，《醫院史資料》第壹輯，頁45，其中記載：「大正八年始，本島醫學校畢業生於當街乃至附近開業者漸多，因此使本島人患者減少許多。」

⁶⁷ 日治時期《戶籍簿》。

此後他行醫的地方從高雄左營、岡山郡頂茄荳、⁶⁸岡山郡阿蓮庄、以至台南市。身為開業醫師，他同時也兼任公醫的職務，執行法院及官廳之法醫事務，協助地方辦理各項有關公共衛生及醫事工作，例如傳染病之預防、種痘、娼妓之健診及疾病治療、傷病者救護。除此之外，熱心公益和社會服務，擔任公學校校醫、庄協議員、信用組合評定委員，在地方上受人尊重。⁶⁹

這期間再入醫學校進修，取得醫學得業士之文憑。大正八年（1919），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改制為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昭和二年（1927）改稱台北醫學專門學校，入學資格必須中等學校畢業，完成醫學專門學校教育者，可獲得醫學得業士之學位。為了提升專業知識與技能，劉榮春於昭和五年（1930）四月參加考試，通過台灣醫學得業士認定，取得認定證書，隨即進入醫學專門學校四年級，修習衛生學、內科學、外科學、產科學婦人科學、精神病學、法醫學等課程，翌年參加前、後期二次的畢業考試，終於取得文憑。⁷⁰

因此經過如此醫學校教育的培育，以及多年行醫過程臨床經驗的累積，他成為日治時期一位典型的受人信賴的醫師。再者，基於知識份子的使命感，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成為地方上具有影響力的社會菁英，為社會貢獻知識與力量。

伍、結 論

探討人物的經歷，必須將之置於歷史的脈絡中，日治時期醫師劉榮春養成教育的經歷，就是和那特殊的時代息息相關。

從劉榮春的教育過程，了解日治初期處於新與舊時代的交替中，傳統的儒家思想乃民族精神之所寄，因此漢學教育仍然延續不絕，劉榮春進入宜蘭公學校之前，即是入書房接受儒家傳統教育，至公學校依然設有漢文課程，使他建立深厚的漢學基礎，能詩能文。因此他後來一方面是接受新式醫學教育的知識份子，一方面深受儒家文化的薰陶。其實徵之當時接受新式醫學教育的菁英學子，亦都如此。⁷¹

⁶⁸ 劉榮春是當時頂茄荳唯一開業醫師，見《台灣衛生年鑑》，昭和七年，頁477。

⁶⁹ 原幹次郎編（1931），《台灣自治制度改正十周年記念人物史》，頁15。記載他任多項職務：「永寧公學校（按：今省躬國小）校醫、下鯤鯓公學校（按：今龍崗國小）校醫、東洋生命保險會社診查醫、永寧信用組合評定委員、公醫、庄協議員」。

⁷⁰ 根據台北醫學專門學校《學籍簿》的記載。

⁷¹ 在所見到有關日治初期的醫師傳記或期刊論文，不論是杜聰明、韓石泉、賴和，或蔣渭水、陳金波等，他們皆深受儒家文化的薰陶。

日治初期，尚未設立中學校，因此公學校畢業即可報考醫學校。公學校是基礎教育機構，除了一般基礎課程之外，特別重視修身課，目的是培養奉公守法的好國民。儒家文化重倫理道德，修身課強調品格教育，二者皆有助於醫學教育人文精神之涵育。

由於日本當局深切體認風土疾病的控制與醫療衛生工作的良否，攸關日本治台的成敗，於是設立醫學校培養台籍醫師，設立府立醫院以主導地方醫療衛生的工作。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的設立，乃台灣新式醫學教育之嚆矢。教育以人才為本，為了延攬優秀的醫學人才來台灣任教，積極採用各種獎勵措施，因此師資陣容堅強，個個學養豐富，令人稱道。醫學校課程的規劃，不僅重視醫學專業的培養，也強調人格教育的薰陶，「要成為醫師之前，必須先成為人」始終是醫學教育一貫的信念，以致日治時期台灣醫生的醫德與風範，為一般人所景仰。

如此的醫師養成教育，為這些菁英學子蓄積了人生很豐富的能量，使得這些藉著醫學而窺見世界之窗的台灣新知識分子，後來不只堅守行醫濟世的崗位，本著時代的使命感，同時也投入社會文化、政治改革的活動，在當時的台灣掀起壯闊的波瀾，這也是醫學教育延伸出來的影響，因此在台灣歷史上，台灣從未有一時代醫師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

本篇論文是筆者計畫要撰寫劉榮春研究論文的一部分，能夠將多方尋覓的散落之史料文獻如珍珠般串連起來，透過文字、透過回憶，呈現先外祖父一頁頁的歷史影像，心中無限感懷。也深切感受到其一路走來，內在所流露珍貴的特質，他在任何環境中所表現源源不斷的生命力，正是留給後代子孫最珍貴的資產。

陸、參考文獻

一、史料

台衛新報社，《台灣衛生年鑑》，昭和 7 年。

台灣日日新報社，《台灣日日新報》，大正四年；《台灣日日新報(漢文)》，明治四十三年。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1984），《重修台灣省通志》，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台灣教育會編，《台灣教育沿革誌》，台北：古亭書局印行，1973 年。

- 台灣總督府編，《台灣總督府職員錄》，明治三十一年度。
- 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編，《台灣總督府醫學校一覽》，明治四十四年。
- 台灣總督府台北醫學專門學校編，《台灣總督府台北醫學專門學校一覽》，昭和八年。
- 台灣總督府編(1916)，《台灣列紳傳》，台北：台灣總督府。
-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王洛林總監譯(2000)，《台灣抗日運動史(二)》初版，台北市：海峽學術出版社。
- 台灣醫學會雜誌編，《台灣醫學會雜誌》，1910－1920，漢珍數位圖書公司建置臺灣醫學會雜誌資料庫。
- 宜蘭公學校(1939)，《台北州宜蘭公學校創立四拾週年紀念誌》，藏於宜蘭縣史館。
- 宜蘭街等役場編，《蘭陽概況》，收入《中國方志叢書·台灣地區·第三三八號》，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
- 宜蘭廳編，《宜蘭廳治一斑》，收入《中國方志叢書·台灣地區·第二二〇號》，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據大正五年稿本。
- 宜蘭醫院，《醫院史資料》第壹輯（自明治28年至大正12年），藏於宜蘭縣史館。
- 原幹次郎編（1931），《台灣自治制度改正十周年記念人物史》，台北。

二、專書

- 小田俊郎著、洪有錫譯(1995)，《台灣醫學五十年》初版，台北：前衛出版社。
- 李南衡編(1979)，《賴和先生全集》，台北：明潭出版社。
- 杜聰明(2001)，《回憶錄：台灣首位醫學博士杜聰明》初版，台北縣板橋：龍文出版社。
- 林吉崇(1997)，《台大醫學院百年院史(上)》，台北：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
- 林玲玲(1997)，《宜蘭縣文職機關之變革(上冊)》，宜蘭：宜蘭縣文獻委員會。
- 吳文星(1992)，《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台北：正中書局。
- 莊永明(1998)，《台灣醫療史》初版，台北：遠流出版社。

韓石泉，《六十回憶》，台南：韓石泉先生逝世三週年紀念專輯編印委員會，1966 年 6 月 30 日續誌印行。

施添福等編纂(2000)，《台灣地名辭書卷一：宜蘭縣》，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三、論文

山口秀高主講、韓良俊譯(1996.8)，〈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成立之由來以及將來之企望〉，《台灣史料研究》8，原文摘自《台灣醫事雜誌》89，1899 年。

周婉窈、許佩賢(2003.12)，〈台灣公學校制度、教科和教科書總說〉，《台灣風物》53：4。

范燕秋(1994.1)，〈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宜蘭醫院初探〉，《宜蘭文獻雜誌》7。

傅寶玉(2001.11)，〈日治初期宜蘭地區的漢人教育〉，《宜蘭文獻雜誌》54。

鄭梅淑(1988.6)，《日據時期台灣公學校之研究》，私立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四、其他

鄭淑蓮訪問，〈劉耀基(劉榮春四子)先生訪問記錄〉，2003 年 4 月 26 日於台中市劉宅。(未刊稿)

鄭淑蓮訪問，〈劉建基(劉榮春長子)先生訪問記錄〉，2003 年 5 月 1 日於台北市劉宅。(未刊稿)

鄭淑蓮訪問，〈劉耀基(劉榮春四子)先生訪問記錄〉，2003 年 7 月 26 日於台中市劉宅。(未刊稿)

鄭淑蓮訪問，〈劉建基(劉榮春長子)先生訪問記錄〉，2004 年 10 月 7 日於台北市劉宅。(未刊稿)

The Education of a Medical Doctor in the Early Period of Japanese Colony — a Case Study of Liou Zon-chung

Su-lien Cheng
College of General Education
Hung Kua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elites were brought up by imperial examination. Not until Japanese colony did doctors turn out to be elites. Their roles were not limited to being doctors, but also representatives of new intellectuals and leadership at that time. However, during the transition of new and old ages, what were the purposes and content of medical education? How did the authority educate the doctors meeting the expectation of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so as to build up the social elites?

This thesis, taking Dr. Liou Zon-chung (1896-1950) as an example, explores the doctoral education of early Japanese colony. At childhood, he received traditional Confucian school education, entered Yilan Public School in 1904 for modern basic education, passed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and entered the first medical school in Taiwan—Medical School of the Taiwanese Governor-General Office in 1910, graduated in 1915 and commenced his doctoral career. Via the exploration into the experience and process, this thesis carried out an understanding of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related to that age and explored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school, medical school, and Governor-General Office Based hospital during Japanese colony and understood that the content of medical education highlighted the dimensions of both medicine and character. There is no doubt that during Japanese colony period, the special role of doctors are more than noteworthy and the humanism demonstrated by many doctors is admirable as well.

Key words : Medical school of Taiwanese Governor-General Office、Liou Zon-chung、Japanese colony、medical treatment history